

长篇历史小说文库

唐正立◎著

旷世刘勰

雄心济世 在时代的苦难中成就人生
文心雕龙 在岁月的风霜中磨砺锋芒

一个以情为心的人，

一个用心雕龙的人。

他在家庭变故中励精图治，

他在世事沉浮里审视时代。

一代文家。旷世刘勰。

政治风云诡秘多变的齐梁。

他走过了坎坷的仕途，他经历了多舛的人生。

一生历任数职，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

一部《文心雕龙》成就了他的名垂青史，流芳千古。

他的思想、性格注定了他的前途和命运，

他的前途和命运更让我们看到了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文库

唐正立◎著

明世 刘勰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旷世刘鋹 / 唐正立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8

(长篇历史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5148 - 5

I. ①旷…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0545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4 字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彩梦	1
第二章	道歉	4
第三章	密信	8
第四章	签名	13
第五章	暗器	18
第六章	遗嘱	24
第七章	言志	29
第八章	束修	33
第九章	七夕	37
第十章	宫变	42
第十一章	说情	47
第十二章	尽忠	53
第十三章	借光	60
第十四章	纳税	65
第十五章	芦荻	70
第十六章	越制	76
第十七章	守丧	80
第十八章	入寺	84
第十九章	冤情	90
第二十章	黜职	93
第二十一章	拜师	97
第二十二章	学佛	101
第二十三章	获罪	104
第二十四章	震怒	108

第二十五章	礼器	113
第二十六章	惊雷	118
第二十七章	扶手	122
第二十八章	侍疾	126
第二十九章	死路	131
第三十章	御酒	137
第三十一章	超度	142
第三十二章	诛杀	147
第三十三章	护经	152
第三十四章	射僧	155
第三十五章	兴兵	159
第三十六章	易暴	166
第三十七章	惩恶	173
第三十八章	爽约	178
第三十九章	美色	181
第四十章	访旧	183
第四十一章	纳土	188
第四十二章	献书	191
第四十三章	知音	195
第四十四章	拜官	198
第四十五章	婚事	201
第四十六章	出仕	204
第四十七章	北伐	207
第四十八章	钱礼	210
第四十九章	书礼	216
第五十章	溃败	220
第五十一章	崇佛	224
第五十二章	辩难	228
第五十三章	士庶	232
第五十四章	补缺	237
第五十五章	赴任	239

第五十六章	下乡	244
第五十七章	修堤	249
第五十八章	断案	252
第五十九章	隐户	256
第六十章	暗箭	259
第六十一章	断肉	262
第六十二章	清绩	267
第六十三章	荣归	273
第六十四章	哭灵	278
第六十五章	塑佛	282
第六十六章	剪爱	286
第六十七章	惊驾	290
第六十八章	上表	294
第六十九章	王法	297
第七十章	释疑	300
第七十一章	受戒	305
第七十二章	清音	308
第七十三章	孽情	313
第七十四章	死谏	316
第七十五章	斋戒	320
第七十六章	杀机	325
第七十七章	见驾	328
第七十八章	腊鹅	333
第七十九章	道术	336
第八十章	立储	341
第八十一章	蝉鸣	344
第八十二章	燔发	348
后 记		356

第一章 彩 梦

公元 472 年,刘宋王朝的京师建康。

二月兰在郊外的田间地头悄悄开放,那一片片淡紫的花瓣在春风的吹拂下摇曳着,可人们无心赏花,成群结队的百姓牵儿携女,呼号着四散逃命。

皇帝刘彧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为保住刘昱的太子之位,变着法儿剪除自己的兄弟侄儿和有功之臣。王公大臣们提心吊胆地活着,说不定哪一天一不小心脑袋就得搬家。

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刘彧躺在景福殿的龙榻之上,想到唯一幸存的弟弟桂阳王刘休范,从小就迟钝木讷,料他没有反叛之心,更没有反叛之能,就救命他为司空,也算是太子将来的一个依靠,又在上气不接下气中安排了顾命大臣,面带猜疑顾忌的神情,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十岁的太子刘昱登基。仁寿殿装扮一新,刘昱头顶华盖,身后跟着长长的侍卫仪仗,伴随着庄重的乐曲,缓缓向殿内走去。龙椅安放在台阶之上,刘昱迈那高高的台阶有些吃力,两个太监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了上去。

按照规定,京师诸王和五品以上官员都要来朝贺,大臣们跪在大殿之下,齐声高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尚是越骑校尉,职位较低,只能跪在后排,他回头往后看,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往前看,全是人的后背,顺着人缝使劲向前张望,只见刘昱高高地坐在御座上,御座是那么大,他还是个孩子,身材又这么小,显得极不协调。他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刘勰,勰儿已经长成一个聪明懂事的少年,什么时候有空回家,要好好教育他,让他勤奋读书,将来有一天也来朝中做官,要做大官,不要再像自己,做了个越骑校尉,处处有人管着,即使有再大的抱负和才能,也不能自由地施展出来,甩开膀子建立一番功业。

刘昱的童音在殿内回旋着:“朕初登皇位,年纪尚小,还望诸位爱卿全力辅佐。”

大臣们齐喊：“皇上英武，天下太平！皇上英武，天下太平！”

刘昱两手摊开，对台下的臣子们说：“众卿平身。”

众位大臣依次站了起来，刘尚看到了袁粲，他今天穿着全新的朝服，显得神态清爽；看到了褚渊，褚渊也显得意气风发；看见了萧道成，他倒是一脸的平静，看不出心中在想些什么。

刘昱说：“宣朕诏书！”

太监添福用平缓语调读着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以昧钝，嗣承宝业。思仰先圣，勉弘仁道。举士兴言，揽才治国。故敕骠骑大将军、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进位司空，尚书右仆射褚渊晋升护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袁粲晋升尚书令，郢州刺史沈攸之晋升安西将军，以慰勋功。敕令袁粲、褚渊共辅朝政。其余人等，各有封赏。钦此。”

几位大臣复又跪下谢恩：“谢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休范的脸色由晴转阴，跨出一步，不满地说：“皇上，臣有话说。”

刘昱试探着问：“皇叔，你有何话说？”

刘休范说：“这天下是刘家的天下，老臣是你的父辈，愿意与袁大人和褚大人一起辅理朝政。”

刘昱犹豫起来，看一眼袁粲，袁粲把目光移开，不说话；又看一眼褚渊，褚渊把头低下，也不说话。

刘昱咽了口唾沫，难为情地说：“皇叔，你不要为难朕，朕刚登基，第一次下旨，不好再改了。”

刘休范说：“本王不能眼看着朝政大权旁落到异姓人手中，小心他们把持朝政，弄不好要江山易姓。”

刘昱咬了咬牙，发狠道：“谁敢，先皇临终遗训，谁要是谋反就杀死谁，绝不留情。”又看看跪着的大臣说，“诸位爱卿，都起来吧。”

袁粲站起来说：“老臣与褚大人共同辅理朝政，这是先皇遗旨，岂有再改之理？”

褚渊方形白净的脸上显出从容之色，他很优雅地跨出一步，手持笏板说：“臣附议，先皇遗诏，不可更改。”

刘昱说：“谁还有话说……”大殿内竟然鸦雀无声，刘昱扫视了一下四周，“既然诸位大臣意见一致，就按旨行事吧。”

朝廷的权力之争暂时平息下来，就像石投水中，一阵浊浪翻腾，波纹辐射过后，水面渐渐恢复了平静。

时光流逝，转眼到了盛夏。此时的京口，人们热传了一阵京师的动荡、年幼的皇帝之后，就各忙各的生计去了。刘勰正在学馆里读书，高先生授完

课,扫视了一遍座位上的学童,说:“到目前为止,大家读了一些书,也懂得了一些道理。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谁提出来的,你怎么看这句话?”

学堂内静悄悄的,学童们都屏住呼吸,静等别的同窗起来回答。见没人说话,先生说:“大家都不想说,那我就点名了,王盛,你先来说说。”

王盛看了看先生,犹豫着站起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这句话是孔子……不是,应该是孟子说的。它告诉我们,人要有远大的志向,没有志向就管不了自己、管不了家,更别说管国、管天下了……”还想说什么,但又没的可说了,不住地搔着头皮。

先生和气地说:“就这些吗?未免过于粗浅了些,且多有谬误。刘勰,你来谈谈这个问题。”

刘勰站起来,沉着地说:“这句话不是出自《论语》,也不是孟子说。它是《礼记·大学》中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句话意思是说,人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志,这是人生崇高的理想。它告诉我们,首先要从大处着眼,要胸怀国家、放眼天下,然后再去修养自己的身心;同时,要治理好天下,又必须从小处着手,端正心思,研究事理,修养品行,这以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有一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也就是要修养自己的身心,为将来建功立业打基础。我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身处逆境之中,就要静心读书,专心著述,仕途顺利时就要驰骋自己的才能去建功立业,做国家的栋梁。”

学馆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先生激动地说:“好呀,少有大志!你书读得多,读得好,且有自己的理解,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出息的。”

王盛低下了头,表情由羡慕变成了嫉妒。

放学后,学童三五成群地走在街上,王盛快步跑到刘勰前面,挡在路上,不让他走。

刘勰不解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王盛说:“你比我强呀,师父说你有出息,可你别忘了,你家败落了,怎么能够有机会做大官呢?我才是将来的达官贵人,我们王家是豪门望族,不瞒你说,我家祖上王羲之是东晋的将军和刺史,我家族人王翼之现在是广州刺史,我爹现在是乡里的蕃夫,管着赋税征收,征税你知道吗?权力大着呢,说

征收谁家就征收谁家,说不征收谁家就不征收谁家。我爹跟县令、县丞都很熟,凡是在我们这地方的难事大事,没有他办不了的!”

刘勰也不示弱:“我爹在朝廷做事,他是越骑校尉!”

王盛说:“你不要拿你爹的官职吓唬人,你知道他的越骑校尉是怎么来的吗?听我爹说,是朝廷选拔三吴壮士时,看他有些臂力,会些骑射,才封了这么个官,又不是门第出身。”

刘勰说:“那是靠本事吃饭,门第重要,还是本事重要?”

王盛说:“当然是门第重要了,你看看现在朝廷上的那些高官,哪一个不是出自名门望族?听说你曾经‘梦彩云若锦’,凭你那个梦就能做官?美得你!”

“你出身好,我问你,你读了多少书?懂得多少学问?你知道八卦是怎么产生的吗?”

王盛张了一下嘴,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呆呆地看着刘勰。

“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伏羲时黄河中有龙献出图来,于是产生了八卦。你再说说,文字是怎么产生的……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是怎么来的……不会吧!哈哈!……”

“我再问你,战国时代有一个被称为‘雕龙’的人,指的是谁?”

“这……”

“还是说不上来吧?我教给你,他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学者邹奭,他说的话很有文采,就像雕刻龙的花纹一样漂亮,所以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雕龙奭’。”

小伙伴们都轻蔑地看着王盛,眼珠子瞪得大大的,流露出气愤的表情。

王盛满脸通红,恼羞成怒,猛地伸出左手,给了刘勰一个耳光,接着冲出右拳,直抵刘勰脑门。刘勰迅疾用右手挡了回去,拿拳头在王盛眼前晃了一晃,趁他不注意,又一个扫堂腿,把他撂倒在地。

王盛趴在地上,鼻子流出血来。

刘勰见状,觉得把事情闹大了,走过去,弯腰拉起王盛,说:“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这可是你先出手的。”

王盛站起来,怒视着刘勰,说:“去你的。”拍拍身上的泥土,一瘸一拐地向家中走去。

第二章 道歉

京口的五月,各种植物都显得生机勃勃,大街小巷的榕树和香樟树枝叶

茂密，夹竹桃、木槿花各自展示着独有的芳姿。

刘颙家中的庭院里，石榴花含苞怒放，像盏盏火红的灯笼挂在枝丫间。刘尚坐在院子当中，正与夫人说着话：“我这次回来，已经有些时日，今天接到朝廷急令，明天就要回去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常回家，你还识得一些字，一定要好好教颙儿读书，我满心指望这孩子光宗耀祖。”

夫人有些焦虑地说：“这个你放心，我会悉心教育颙儿的……听颙儿说，街上常有一些扛枪持刀的士兵经过，怎么回事呀？”

刘尚说：“前些日子，先皇杀了几个封王，新皇刚刚登基，年纪尚幼，形势有点不稳，这可能是朝廷在调兵，不用害怕，小心点就是了。”

“不会又打仗吧？这些年一直兵祸不断，你又是个军人，说不担心是假的。”

“这个不好说，真要打仗起来，作为一个军人，忠于朝廷是本分，听从命令是天职。朝廷让我上战场，不能不去。你放心，我一定努力保护好自己，不会丢下你们娘俩不管的。”

夫人幽怨地说：“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外忙，我跟颙儿过的净是些苦日子。人家做公差的都能隔三岔五地回家看看，没见你这么忙的，一年回不了一次家，才回来待了几天？又要走。”

刘尚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军人。”

夫人说：“要不咱不干了，你辞官回家，咱们也过种田人的生活，就像老朱家那样。”

刘尚说：“皇命在身，实难违抗，很多事情不是咱自己说了算的。再说了，在家种田也不容易，今天赋税，明天徭役，日子过得也不安生，你没见老朱家过的是什么穷日子。好在我还有些俸禄，能接济家里一些用项。”

夫人还要再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眼眶里饱含着泪水，只是用手不停地抹着。

刘尚望着窗外说：“国家有难，这也是有志之士建功立业的时机，我还想立下战功，接受皇上封赏呢。”

正当这时，刘颙哭丧着脸跑进了家门。

母亲站起身说：“颙儿，这是怎么了，被人打了？”

刘颙嗫嚅着说：“放学回家的路上，王盛说我没出息……我一生气，就打了他。”

父亲急忙问：“是你打了人家？打得怎么样？伤着了没有？”

“打破了鼻子。”刘颙小声说。

“这还了得，你怎么打人呢？这可不是我们刘家人做的事。我教你那几

招,是为了防身的,不是为了打人的!”

刘勰不服气地说:“是他先打了我。”

父亲生气地说:“那也不行,走,去给人家赔礼去。别管人家是县令的儿子,还是普通百姓的孩子,我们都不能打,有理说理,就是不能动手打人。”

刘勰委屈地说:“他说我出身不好,长大做不了大官。”

刘尚不高兴了:“出身不好怎么了?他们门第高就高人一等吗?”他站起来,摸了摸刘勰的头,扶他坐下,说,“孩子,不怕,咱家门望是不如他们,可你爹不也是朝廷官员吗?现在,朝廷非常重视人才,皇上下诏要求各地官员广泛搜求人才,凡是因为孝顺在族中有名的,因为仁义在邻里扬名的,或者隐居在民间乡野,能够影响风俗、有益教化的,各种贤达人士,都要举荐,优秀的授给官职。早年,你爹就是因为武功好,懂些儒学,被朝廷选中,现在做到了越骑校尉,再努力几年,就有可能成为将军了。现在爹爹能带领上千名膂力超群的骑兵冲锋陷阵,也很威风呢。”

刘勰的眼前亮了起来,他此刻觉得自己比王盛强多了,因为自己读了一些书,而且有志气。王盛算什么?就知道玩,整天拉帮结伙,打架斗殴,一点也不上进,一点涵养也没有,有什么出息?他看着刘尚说:“孩儿听爹的话,一定要好好读书。”

刘尚笑着说:“这就对了,你现在青春年少,正是读书的最佳年华。特别是那些儒家书籍,要多读,修身治国的本领都在里面呀,读好了这些书,你的美梦一定会实现的。我回去后,再给你多弄些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之书,下次回家时给你带来。”

刘勰高兴地点了点头,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长大了,有些事也该让你知道了,我们刘氏是汉齐悼王刘肥的后代,也曾是地位显赫的家族。六百年朝代更替,世事变迁,到了我们这一支,渐渐衰落了,你爷爷根本就没有出仕,布衣终生。所以,我时常暗暗发誓,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为朝廷建立功勋,来振兴刘氏家族。我为什么很少回家?就是想比别人多出一些力,多争取一点发展的空间。这些年来,爹在外很累很辛苦,而收效甚微,到现在还在越骑校尉这个职位上徘徊不前。勰儿,你是爹的独根苗,从小聪慧,慢慢就长大成人了,看来爹建功立业、振兴家族的宏愿得落在你的肩上了。”

刘勰目光明亮地望着父亲,说:“孩儿谨记爹的教诲,长大后一定要建功立业、振兴家族。”

刘尚抚摸着刘勰的头,笑着说:“为父相信你。”

刘尚又劝道:“长大要有出息,首先要学会做人。你打了人家是不对的,快去赔礼道歉。”刘勰爽快地答应了。

刘鋹刚来到王盛家门口，只见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往外走，王盛上前跟胖子嘀咕了几句。

胖子过来，两眼冒火，指着刘鋹的头皮说：“大了胆子了，竟敢动手打人！看我怎么收拾你！”伸出拳头就要打。

刘鋹急忙说：“且慢，我不是故意的，我们在一起玩耍，只因为几句话说不到一块，结果吵了起来，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打了王盛，是我的不对。”又看着王盛说，“咱们是同窗，我不应该打你，我向你赔礼道歉。”

瘦子说：“你就是打人凶手呀，打了人还挺有理由的。来，我也要你尝尝皮肉之苦。”一把扯了过来，又一脚踢出去，把刘鋹踹到了墙脚下，头正巧撞到一块石头上，顿时流出血来，淌到了脸上。

刘鋹用手一抹脸，看了一下，见满手是血，可他还是勉强抑制住自己，讲理地说：“出手不打笑脸人，况且我们孩子们的事，你们大人怎么能够插手呢？”

瘦子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你知道王盛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我们乡里的官员，我们吃他家的，喝他家的，受他家的恩惠，现在他家的人受了欺负，我们能不管吗？”

王盛的父亲王道之听见门外有吵闹声，走出门来，看他们几个人的架势，知道在打架，于是倒背着手，打着官腔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呀？”

王盛说：“刘鋹打我，爹爹，你看，我的鼻子都出血了。”

王道之冷冷地看着刘鋹问：“你为什么打人？”

刘鋹说：“是你家王盛先出手打我，我才还的手，回家我爹把我教训了一顿，让我来你家赔礼道歉，刚到你家门口，王盛就指使这个两人打了我。”刘鋹抹了一把鼻子，鼻子也出血了，他两手搓了搓。

王道之说：“你本来已经赚了便宜，怎么还敢来我家门口？你叫什么名字，你爹是谁？”

刘鋹说：“我叫刘鋹，我爹是刘尚。”

王道之一愣，问：“是不是刘校尉？”

刘鋹说：“他说是越骑校尉。”

王道之说：“我说嘛，你爹功夫了得，你肯定也会两下子。刘鋹呀，回去告诉你爹，就说是我说的，是盛儿打你不对，我一定好好教训他，让他以后不再打你了。盛儿，快给刘鋹道歉。”

王盛满怀敌意地看着刘鋹，不道歉。

王道之说：“听见没有？道歉呀。”

王盛不情愿地说：“对不起，我不应该找你的麻烦。”

刘勰诚恳地说：“我也不对，不该动手打你。”

王道之手指着王盛，大声吼道：“混账东西，还不快给我滚回家。”

王盛怨恨地看了一眼刘勰，转身走进门去。

王道之也跟着进了门，边走边说：“盛儿，你给我听着，以后不要再跟这小子在一起了。你多跟县尉的儿子学学，他家那孩子，文质彬彬的，那才像大户人家的孩子，有出息。”

瘦子回头看了一眼刘勰，说：“这事就算过去了，两扯平了，以后不许再打他。”

说完，咣当一声，把刘勰关在了大门外。

第三章 密 信

初夏时节，长江一改春日的温柔，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几场大雨过后，江水滚滚而下，肆虐的狂风掀起一层层巨浪，在江面上翻腾。

此时，江边一隅，木工们正在忙碌地制造舰船。荆州刺史沈攸之在几个心腹的陪同下察看造船进度，他站在已成型的船边，用手拍了拍船身，对工匠说：“这船可要造结实了，我木材有的是，绝对不准偷工减料，这是战舰，一定要能够抵挡风浪的袭击和敌船的撞击，如出现质量问题，以次充好糊弄本官，格杀勿论。”

工匠头说：“将军放心，一定保证质量。”用锤子敲打着船身，“这船还不就像铁打的一样？”

这时，一个信使骑马飞奔而来，说：“报告将军，小人收到书信一封，不敢耽误，特来报送。”

沈攸之拿过信来一看，上面竟然题着“沈丞相”，他疑惑地问：“这信是朝廷送来的？”

信使说：“不是，是一位道士送到府上，他说此信非同小可，要我务必交给将军。”

沈攸之对身边的卫士说：“快去抓这位道士，一定要活的。”

信使说：“我没让那道士走，让他在值班室等候将军回话。”

沈攸之说：“快去把他抓来。”

抓到道士后，沈攸之问明了情况，翻身骑上马，带领贴身卫兵，连夜赶往京师建康。

仁寿殿上，刘昱正在上朝，文武大臣分列两边，刘昱说：“诸位爱卿，明君治理国家，首先要关注民生，访求百姓疾苦，广施仁慈恩德。朕自登基以来，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政务，就是睡觉也常萦于怀，诸位卿家要集思广益，多献治国理政良策。”

袁粲今天显得有些急躁，他手持笏板，出列道：“皇上，这些容日后再议吧，桂阳王刘休范有谋反之心，望皇上早做准备。”

刘昱稚气地说：“桂阳王是朕的皇叔，他怎么会谋反？朕难以相信。”

袁粲说：“皇上，其实桂阳王早有异心。此前郢州刺史刘秉从夏口回京师任尚书左仆射，郢州无人镇守，朝廷认为郢州位居浔阳上游，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便派年幼的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并配备了雄厚的兵力。朝廷考虑晋熙王的安全，怕他经过浔阳时，被刘休范强行劫留，便让他绕过浔阳，从太浹抄小路前往。刘休范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朝廷不信任他，勃然大怒，便与其典签许公舆密谋反叛朝廷。”

褚渊若有所思地说：“皇上，刘休范表面看上去木讷迟钝，其实这是他的韬晦之术。”

萧道成跟褚渊关系一向密切，刘彧临终时，褚渊把萧道成推荐出来，刘彧这时已来不及深究这位曾被自己怀疑过有不轨之心的人，便下诏任命他为右卫将军，与袁粲等人共同掌管朝廷的机密大事。这时他见褚渊发言，便附和道：“褚将军所言极是，先帝没有给刘休范顾命之托，他便心怀不满，产生反意，暗地里收罗武士日久，还经常在后堂练习驰马射箭。”

刘昱说：“你们这些消息可靠吗？可有真凭实据？谋反之罪可不是说着玩的。”

袁粲说：“朝廷知道他有异心，早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

太监添福进来，细声慢气地说：“回皇上，镇西将军沈攸之求见。”

刘昱感到意外，说：“他不是荆州刺史任上吗？没有朕的召见，怎么能擅自回京？”

袁粲说：“他既是进京，必定有事。”

刘昱说：“宣他进来吧。”

添福朝外喊道：“宣沈攸之晋见。”

沈攸之进殿，跪下道：“微臣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昱说：“未经召见，为何进宫？”

沈攸之说：“臣有要事要奏报皇上，桂阳王刘休范谋反。”

刘昱道：“爱卿起来说话，你远道而来，可有凭据？”

沈攸之站起来说：“臣得刘休范书信一封，足可说明刘休范有谋反之

心。”于是从袖中取出书信，递给添福，添福托着盘子，弯腰弓身呈给刘昱。

刘昱展开书信看了一眼，说：“这是桂阳王的信？他怎么称你为丞相？朕什么时候封你为丞相了？他为什么给你这封书信？”

沈攸之慌了，连忙跪下道：“微臣不敢。刘休范蓄意谋反，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想拉拢微臣下水。这是他试探微臣，让道士陈公昭写了这封《天公书》，送到刺史府，微臣知道此事重大，便扣留了陈公昭，现已把他带到宫外，皇上可传他进殿做证。”

刘昱对添福说：“传他进来。”

添福朝门外喊道：“传陈公昭进殿。”

一会儿，陈公昭被两个卫士押进殿内，见到皇帝，立即跪下，低头不敢仰视：“贫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昱问：“你是什么人？”

“小人是道士陈公昭。”

刘昱拿着书信问：“陈公昭，这书信是你写的？”

陈公昭方才抬头，看了看书信，说：“这是桂阳王口述，贫道帮他写的，他说事成之后，给我荣华富贵。”

刘昱说：“你怎么忠奸不分？拖出去打四十大板，要狠狠地打。”

陈公昭哀求道：“皇上，这全是桂阳王的主意，不关我事，不关我事呀。”

卫士不由分说，硬是把他拉了出去。

这时，一个乘驿飞马来到宫门：“报，急件。”一个太监接过来，火速跑进仁寿殿：“报，急件。”

刘昱接过来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脸色也煞白了。褚渊问：“皇上，是不是有什么灾情啊？”刘昱说：“是灾情，而且是重灾。这是驻守大雷的将领杜道欣送来的奏报，刘休范真的起兵了，他借口杨运长、王道隆蛊惑蒙蔽先帝，使刘休仁、刘休若二王无辜被杀，要朝廷逮捕这两个奸臣，以谢冤魂。他制造战船，制作挡箭牌，四天之内装备了两万人马，现已亲率大军，自浔阳出发，昼夜兼程向京师奔来。”

褚渊说：“真是无风不起浪，目今之计是商议如何平定叛乱。”

袁粲看着他不满地说：“这还用说吗？”

刘昱接着说：“先皇有旨，谁谋反就杀死谁，哪位爱卿有平叛之策？”

众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了头，哑口无言了，殿内的气氛有些异常。

刘昱急了，说：“怎么关键时刻没人说话了？”

袁粲上前一步，慷慨地说：“微臣接受先帝顾托之命，定当以死报答皇

恩,我愿意和褚将军一起为国捐躯。”

褚渊瞪了袁粲一眼,觉得此时已被他逼上了绝路,再不表态,面子上也过不去,只好也出列道:“微臣甘愿为国赴难!”

袁粲接着说:“我的战马已经备好,来人,牵过马来。”于是一太监牵过一匹战马走上台阶,站在了门侧。众大臣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马上,有几个人相互嘀咕了几句,然后又回头齐刷刷地看着刘昱。

萧道成镇定地说:“微臣是兼管宫廷安全的卫尉,愿意誓死捍卫京师。”

刘昱看着萧道成,见他仪表英俊,风姿威武,颀颈像龙,声音如钟,暗自想,怪不得传说他有天子之相,父皇驾崩前曾嘱咐要谨防他篡逆。自己现在还年幼,而且正是用人之际,先让他平定了这场叛乱,等我长大后,再寻机理会他,便说:“众爱卿有这般态度,朕心甚慰。朕尚年轻,不懂得运筹用兵之道,下朝之后,众爱卿再行商议,务要拿出平叛良策,御敌于京师之外。”

朱贵是刘勰的好友,他家以种地为生,父母整年累月地为吃饭穿衣操劳,没钱让朱贵上学。再说,穷人家的孩子,上了学也没什么出息,就让孩子帮着干些地里的活,闲暇时就拾柴捞草。这些农家孩子,虽然不懂得多少礼仪学问,但多有一颗善良之心。朱贵是在拾柴时认识刘勰的,二人相处得很投机。朱贵佩服刘勰的学识,从刘勰那里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刘勰欣赏朱贵的为人,他诚实勤快,给了刘勰不少帮助。

这天,朱贵到地里割草,听小伙伴说刘勰被王盛家人打了,央求母亲买了水果点心,来看刘勰。朱贵的妹妹要跟着,母亲让她在家看门,她便站在院子里抹眼泪,临出门时,朱贵顺手拉起了妹妹的手。

刘勰包扎着头,坐在桌前吃饭,朱贵母亲领着兄妹二人进来了。看到刘勰头上的伤势,朱贵母亲心疼地说:“哎呀,怎么下这样的狠手?怪心疼人的,怪不得贵儿嚷着要来看,果然打得厉害。”

刘勰母亲说:“也是勰儿不懂事,不该跟他们计较的。”

朱贵母亲轻轻扶着刘勰的头问:“还疼吗?”

刘勰说:“好些了,好在没伤着骨头,只是让一块石头把头皮刮破了。这会儿想想,他们不学习,是他们的事。我年轻气盛,不该拿学问跟他们比高低的,也不该跟他们较劲。伯母放心,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不管什么事,也不能打人呀,再找大人打孩子就更不对了。俗话说,当面教子,背后教妻。孩子顽皮,应该先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怎么能打人呢?真是太不讲理了。何况勰儿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从不招惹别人的。勰儿,以后不要跟他们玩耍了,就和贵儿一起玩吧,他没钱上学,最羡慕你们这些读书的孩子。今后,你要多教他识几个字。”